

极冲

鹑鸽峪

孔道天成

春天,塞北的风依然凛冽,似乎比深冬还要刚劲,仿佛不惟此难以唤醒沉睡的大地。

站在鹑鸽峪,风力之迅猛,风声之剧烈,较平原尤甚,以至不得不手扶古树,方能环视周边。

峪口南有桥,长城旅游公路经其上连通东西。往东走不远,即阳高与天镇两县交界的水磨口村,近些年天镇县长城旅游风声水起,大同长城博物馆、白羊口古村、薛三墩古镇等一系列长城文化景点人气渐涨。相比之下,不远处的鹑鸽峪颇显冷清。不过,对比打卡式的旅游喧嚣,这份寂寞更适合品味岁月积淀。

古时险关要道多由地理造成,著名的太行八陉如此,鹑鸽峪亦然。观地形全貌,鹑鸽峪呈现出“两山夹一沟”的格局,峪口宽阔,一河道顺山谷南浸,直入山下平原,口两边的山顶各有一烽火台,夯土结构,外形完好,彰显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。

有车驶过,沿着一条柏油路进入峪口,印象中此前未有路,或许近年所修。车牌多“蒙”开头,以自驾经验推断,路的那一端归属地为内蒙古自治区。对照导航果然不错,沿着道路一直行驶三十余千米,进入兴和县。

路随山走,越攀越高,鹑鸽峪全貌逐渐清晰,山势陡峭险峻,谷侧岩壁高耸,平川大地已是花红柳绿,谷底仍见冰瀑堆玉。干枯的河床旁,依稀有旧日小道,公路未修通前,这种仅容数人通行的小道便是连通大山南北的必经之路。

大山名云门,东西绵亘在阳高天镇北境上,古称青坡山,《山海经》记载为“雁门山”,属阴山山脉南支,为今日大同市阳高县、天镇县与内蒙古丰镇市、兴和县的界山。古时,连绵的山体分隔出游牧与农耕文明板块,从气候地理隔离出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,高大的山体连大雁都难以飞越,每到迁徙时,雁群需从山间豁口穿行,那口被称“雁门”。古人以雁为引,找到穿行大山最省力的孔道。

阳高天镇两县交界处的长城旅游公路侧旁,起伏群山间豁然存一天然峪口,多被游人忽略,却不知此处乃是明代大同镇长城著名极冲“铁裹门”所在,亦称鹑鸽峪。作为九边极冲,它的历史文化价值极高,曾被载入史册,成为人们追忆大明将士忠勇精神的标志遗存,也是解读明代关口防御体系的范本。

今天,我们循着历史的足迹,走进鹑鸽峪,探寻它背后的地理奥秘、军事意义与人文传奇,感受这片土地上沉淀的千年沧桑与家国情怀。

边地锁钥

站在鹑鸽峪东边山巅,歪斜成列的山石有工开凿的痕迹,推断为古代设塞防御的痕迹,曾有人研究认为那是北魏畿上塞围一段,后在明代为边防所用,因无进一步考古实证,目前仍存争议。

山顶风的力道逊于谷底,大概因山谷地貌对风有归拢提速的作用,《阳高县志》里记载,鹑鸽峪属晋北十大风口之一,其余风口位于何处不知,鹑鸽峪风力已领教,平淡温柔的空气被赋予超自然的力量,如高歌、如呐喊、如狂啸。

既是地理天险,从先秦起,鹑鸽峪成为中原王朝的边地锁钥,“易守难攻”的属性,使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,成为赵国与匈奴争夺的前沿阵地。为备匈奴南下,赵国曾在武州设塞,句注陉外屯兵,严密封锁各种山险通道。西汉中叶,代郡雁门郡成为汉武帝派兵出击漠北的前方基地,铁甲寒光闪,战马嘶风烈,云门山、鹑鸽峪、水磨口、南洋河一线设叁合、道人、延陵等县,为作战提供军需支援。

汉末至魏晋,匈奴、乌桓、鲜卑等北方部族批次入边内附,鹑鸽峪成为民族融合的通道。出鹑鸽峪向北不远,直抵

长川。一千多年前,那里水草丰美,拓跋鲜卑部休养生息、积蓄力量。拓跋力微招抚诸部、整军经武,由离散小部渐成控弦二十万的草原强族。

走出峪口,有一潜流涌出,泉水清澈,汨汨不绝,牧羊人赶着羊群围泉饮水,见有外人到访,牧羊人善意微笑,日晒黝黑的面孔上满布皱纹。离羊群不过的坡上,是一处被夯土墙圈起的空间,牧羊人称之为“圈圃”,以前人们交易牛马的地方。

走进“圈圃”,发现其平面近正方,长宽皆50米左右,平整的土地掩藏了旧日功用的痕迹,四面墙体还算完整,尤其东南角那个高大的墩台,表明此处以前不是简单的交易场所,可能为史书所记“正门关”旧址。

明中期,蒙古俺答汗部族势力日渐强大,受生存压力影响,各部族频繁南下扰边,给大明北边中三镇(宣府、大同、山西)带来巨大的军事压力,特别是大同镇。俺答汗的铁骑常突破平鲁大水口、右玉叁合口、阳高鹑鸽峪、天镇新平口等关卡,东进居庸、倒马,南下雁门、宁武,进逼京师或三晋腹地。为加强防御,大同镇组织兵力民夫,东启新平镇北台、西至丫角山一线大规模加固长城、增筑墩台、修建城堡,逐步形成了完善的防御体系。

鹑鸽峪一带地处极冲,自然高筑边墙,遍修军堡,形成锁钥扼守之势。500年过去了,这些军堡长城的遗迹仍保存清晰,峪口两边长城绵延,墩台林立,默默诉说着昔日边关金戈铁马的峥嵘岁月。

忠勇传名

(1536),俺答从瓦窑(口)、水峪(口)、铁裹门入境。嘉靖十六年(1537),俺答再犯铁裹门、鹑鸽峪,明军阻击。袭扰多发生在春秋两季,草原部族面对生态环境因素造成的生计难题,只得借武力来获取生活和生产物资。

嘉靖二十四年(1545)八月,十万铁骑在俺答汗及其诸子的带领下大举入犯,计划经鹑鸽峪进入大同内边。得到消息的宣大总督翁万达、总兵周尚文决定分兵防御,左路军守大鹑鸽峪南面的铁裹门,500明军借峪口险要,以火器强弩礮石设伏,由张达、尹秉衡率领。右路军500人守小鹑鸽峪,防备来自小路的偷袭,参将张凤、指挥刘钦、千户李赞、生员王邦直等带队。初时攻守均衡,凭地利拒守的明军打退一波波进攻,等待援军的到来。未曾想小鹑鸽峪守军战法失误,致将士们身隐重围。参将张凤、刘

钦、李赞等将官全部阵亡。生员王邦直率部冲杀,誓以一腔血报效国家,最终力竭战死。明军以无畏血战等到援军,俺答见形势逆转被迫北撤。翁万达、周尚文率领队追击,一路追至边外鹅沟一带,成功保住了大同镇东路防线,京师威胁得以解除。

此战明兵以千人兵力对抗俺答十万众,是明蒙对抗中以少御多的悲壮战例。此战极大提振明军士气,让俺答汗意识到明军战力仍在,遂减少扰边行为,大同镇渐次恢复安宁。战后翁万达为王邦直立忠烈祠,春秋致祭。如今鹑鸽峪、镇门堡一带还流传着大明王邦直血性忠勇的传说,成为当地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。

文/图 温鹏毅



峪口烽燧



山间古径



水门墩台

山青黛,路平整,水流潺潺,已不见当年烽火狼烟的模样,夯土长城两边多杏树农田,三两游人驻车拍照,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在地曾发生过一场大战,明军将士无畏表现堪称忠勇楷模。

大战发生在鹑鸽峪口西侧另一峪口,史称“小鹑鸽峪”,两峪形成一道“堡护峪、峪控道”的连环防御体系。这种地理与防御体系的结合,目的在于阻挡蒙古部落的突袭。史书记载,嘉靖十五年



鹑鸽峪全貌

